

封慧嫻

單身旅人

地鐵

地鐵下一站是中環尾站，多謝乘搭本公司列車。The next station is Central...

列車甫抵步，車廂的乘客便使出混身解數。平時連左右手都分不清楚的人，一聽到 door will open on the right，就像給 programmer 按了指令，準確而迅速的擠在右邊車門，蓄勢待發。車門一開，千軍萬馬，各路英雄好漢蜂擁而出，長天飛沙，瞬間不知蹤影。剛才可是哪個可惡的小伙子往你腳上踩，哪位濃妝艷抹的女士把香水味彌留在你的衣履間，都已即忘。

來的快，去的易，生命的競賽每天就是這樣開始，如是終結。四時循環，日月更迭，生命在兜著圈子。清晨時還是睡眠惺忪，路途間迷迷惘惘的錯過了中轉站，再往另一月台... 到站下車時，才驀地發現自己在乘搭尾班車。

今天我是旁觀者，感覺卻份外清醒。格格曦微的晨光透射在車廂的地板，突然覺得自己像電影似水流年的女角顧美華，生活的每一個片段，隨著窗外不斷後退的景物，在腦際間逐格搜畫，不斷重播。

活著的感覺，原來要清醒才會實在。

渡輪

B...B...

哨子聲一響，鐵欄打開了。人們挪動身子，紛紛走過跳板，找尋自己喜歡的位置。這樣的情景很壯觀，使我想起多年前新聞直播柏林圍牆遭拆毀的歷史情節。人在大時代裡，分秒身處在歷史的巨輪，每個人都顯得那麼渺小。只有團結和勇敢的力量，加上對生命的奮進與承擔，卻連頑固深鎖的圍牆都給震碎了，困難都給衝出個破口來。

日出日落，跳板不知留下了多少人的步履和足印。或輕快，或沈重，或緩或急... 背後的故事卻隨著熟悉而古老的哨子聲，溶散在散聚不定的海風裡。香港油麻地小輪易名香港小輪，也許從沒有多少人留意罷，反正每天都重覆著昨天的生活。

德國人已經突破了生命的規限，龍年龍的傳人香港人，在一片「恭喜發財」聲此起彼落之際，都已找到自己生命的位置了嗎？還是，仍在求籤逃避太歲，向觀音借庫？

人在那裡，才可清楚看到自己的需要？找到自己的方向？明白自己所作的？下了船，我不想買報紙看。

茶座

中午的艷陽高掛在小島的上空，雲層間戳出了幾道耀眼的光柱。沿岸遠處有許多白色的小屋，窗子都是綠色的。選了露天茶座一個近堤岸的位置，喜歡它綠白相間的格仔布小圓桌。要了一杯凍檸碧。

海灣的盡頭，泛著幾艘小漁船。灰白間互的帆布在微風的晴空裡輕柔的飄蕩著。

隔鄰一群歪著頭、晃著腿坐的年青人，手中的cassette機搗動了當代都市男女的愛慾。徘徊在紫紅髮鬢間的煙圈瀰漫著一股迷惘與焦躁，嘴裡說著另類社會方言。

真奇怪，由古今詩詞、中西戲劇、哲學理念以至流行曲歌詞都有自己不同的思考範疇。唯獨是現今的歌詞，似乎少了一點謙遜和誠意。狂嘯號啕了一輪男女角力、人生的荒謬吊詭，願意認真正視和探討中矛盾掙扎和天理人欲的糾纏，究竟又有幾多。

還是喜歡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，喜愛許冠傑、歐瑞強、Carpenter、顧家輝和黃沾，也顧不得人家說老土，起碼一字一句都激盪人心，摸著血肉，生活的感覺不至於那麼抽離。

攀過欄杆，騎上腳踏車，向著舖滿落葉的小徑迎風踏去。

海灣

單車輪胎沿途輾過枯枝腐葉，啪嗒的響聲混和著新發嫩芽的清新氣息。那種飽滿而潮濕的鄉土味，很有種陌上歸人的感覺。

溜到海灘，腳掌踏在柔熟的海沙上，印了自己深淺不一的足印。

身旁沒有伴我走的腳印，但我知道在不同的時空下，已有許多人在這裡走出了自己的一條路。

就這樣蹲在海邊，一任湧上來的海浪弄濕了褲管。浪波淘過我的腳縫，清爽而冰涼。寄居蟹弄了一個個的小圓洞，海浪翻來，又把它填平了，間中有幾個小水泡冒了上來，還給我送來了一隻被打磨得光滑的貝殼。

最喜歡撿拾貝殼，喜愛他們乖乖的躺在我的手中，像欣賞陶瓷一樣，觀察它們獨特的紋理和匠心的斧工。海浪淘過的貝殼兒多了一點圓滑，稜角卻被消磨了，人需要的時間豈不更多。

奶白色的貝殼掩映出點點霞彩，嬌羞的白面上，像塗了淡淡的胭脂。海沙溜過我的指縫，露出了我白皙的手掌。掌紋和微血管奇妙交錯的圖紋，為甚麼我從沒察覺？

還在刻意尋找快樂的線索，原來最美麗有趣的東西一直都在身邊。

我們或許太幸福了，竟忘了幸福的尺度。還是社會太晦暗了，視野被隱藏的淚水薰朦，叫我們的視線迷失了焦點，連自己的五指也看不見，一時間竟手足無措。其實生活可以是簡單的。錯過了，亦看不見，只因標籤太多了，放棄了做夢的權利和對理想背後那份純美的執持，甚至病態的喜歡沈溺在自虐和苦悶孤寂的放逐中。

魚排

踱步榕樹下，坐在沁涼的礁巖上。視線順著揚起的髮端，眺望矗立在遠方的燈塔。春暖陽裡的魚排，常有辛勤的漁民穿著薄衣水靴，頂著竹編帽子，在艷的波光下撒網工作。一個人與一望無際的大海，映在眼簾裡，對比的強烈顯出人的微不足道，穹蒼卻讓人擁有欣賞和運用這港灣的權利。

微風擦過我的耳畔，送來了鄰家的飯香。遠遠飄來零落幾聲麻雀牌摔落地上的聲音，還有些孩子蹦蹦跳跳的拖鞋聲和鈴聲笑語。

溫柔的夕陽輕輕浸染著整個海灣。紫紅的餘暉乘人不覺，已經灑遍了人間。嚶嚶的群鷗繞著燈塔在水天相接那邊領來一件件粉紫色的衣裳，以舞者的姿態，在金光閃爍的海面上遨翔穿梭，留下動人的掠影。

活著的感覺真好。只要內心充實，即使是清晨掃帚擦過臺階的聲音也是人間天籟。小時候音樂課上唱過一首歌：太陽下去明朝依舊爬上來，花兒謝了明天還是一樣的開，美麗小鳥一去無影蹤，我的青春小鳥一去不回來……

長大了就曉得不再傻氣的嚷著要把時間凝住，或者慨歎生命的「刻板」，硬要給它注點激素。要領略生命的奇異複雜，一道陽光、一隻貝殼，已足夠你歎為觀止了。日復日，年復年，生命不斷遞。陽光在我們的心中是耀目還是佈滿陰霾，在乎我們如何詮釋它。

歸途

海浪，一如人海。順流使人失去自己；逆流卻需要很大的勇氣。

海鷗也像人。可以在覓食時萬里遨翔，也可選擇為飽腹奔波營役。

告訴我，你活著為了甚麼。要怎樣的過。

人生的意義，要求的或許不是一個答案，而是一個過程。到我們自然曉得回答這提問時，也就是派發成績表的時候了罷。

帶著身邊愛我的人的祝福，載著初生的希冀，明兒又得朝著遠方初升的驕陽，揮鞭策馬而去。心中有磐石，哪怕明天是摸不到測不透、煙雨昏朦、陰霾暴雨的日子。

畢竟是初春的季節。海風吹來，颯颯的，吹得人頗冷。不由得從心裡湧上來一陣哆嗦，趕緊扣好外套的扣子，看看腕錶——是回家的時候了。

拍拍身子，騎上腳踏車。靜啊，這個花香滿徑的季節。